

论孔子“智者乐水”的审美内涵

余群

摘要：孔子所说的“智者乐水”，是乐“水”之动，乐“水”之生。观“水”，即是映照自身，从而“志于道，据于德”、“观其生，观我生”。正是由于这种情怀，孔子在面对“水”的奔腾、旋转时，就能体悟到一种宇宙生成变化的“水流”结构，时间也变成了生物式的圆形时间，周而复始，万象更新。因此，“不舍昼夜”的水流不是“意义的流失”，而是“意义的生成”。这可以通过孔子对于“礼”与“孝”的思想得到充分的解释。正因为体验着圆形时间，孔子才会油然而生一种“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的欣喜与快乐。

关键词：“智者乐水”；体道；观生；圆形时间；万象更新

孔子乐山乐水，而对“水”尤其情有独钟，并有过大量的评论，表达了深刻的智慧和哲理，令人百读不厌，回味无穷。例如，

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对于第一句话，读者的理解不会产生任何歧义。其意为：智者乐水，乐乎水之奔流，乐乎水之灵动。水是流动的，人应当如水一样，是活泼泼的，敢于进取，充满了生机。而对于第二句话，读者难免会有不同的理解，古往今来，大致产生了“比德”、“伤逝”、“见道”等几种解释，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持“伤逝”观点者认为，“逝者如斯”，是以水比喻时光的流失，昼夜不停。其代表人物有包咸、邢昺。包咸注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1]邢昺疏曰：“此章记孔子感叹时事既往，不可追复也。逝，往也。夫子因在川水之上，见川水之流迅速，且不可追复，故感之而兴叹，言凡时事往者，如此川之流夫，不以昼夜而有舍止也。”[1]其实，这种解释，表面上不无道理，但仔细深究，就感觉很难成立。试想，孔子见水而想到时光一去不复返，还会快乐吗？所以，“逝者如斯”并不意味着有去无回，而是一个周流不止的“动”，它蕴含着天道、生机。正因为如此，孔子才会有“智者乐水”的叹赏。下面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一、体道与观生：“智者乐水”的表现

“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傍水而居，我国许多地名、城市之命名都与水有关，如浙江、江西、河南、上海、武汉、洛阳等等，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正因为如此，“水”，就一直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大禹治水的英雄壮举，在后世流传不息，俨如神话，此外，老子“上善若水”的智慧，孔子“智者乐水”的感叹，诸如此类，无不说明了国人对于“水”的重视和喜爱。这种对“水”的钟情，投射到人生之中，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体道、观生的哲学思想。

（一）“志于道，据于德”

我国古人在农耕之中，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体悟到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息息相关，相互依存、相互感应的。他们认为，有一种共同原则支配着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依此类推，自然世界中极其重要的水，与人的生命也有着某种默契和对应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孔子把水视为人类的行为准则或人类的生命象征，因而兴味盎然，津津乐道。例如，

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涸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絮，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见大水必观焉。”（《荀子·宥坐篇》）[2]

孔子见到大水，必然要仔细观赏，其原因有许多，而“其洸洸乎不涸尽，似道”，可以说是其中的根本因素。孔子对“道”的执着，可谓矢志不移。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专心致志于“道”，是因为人能够传道、弘道。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孔子爱水，“弘道”，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具体表现为，他经常运用“比德”的方式发现水之“德”。孔子曰：“夫玉，君子比德焉。”（《荀子·法行》）在孔子看来，玉拥有人的美德，水也如此。那就是，水遍生万物却无意而为，似有德之高尚；水顺流而下，必循理而行，似有义之节操；水浩浩荡荡不会干涸竭尽，似道之无穷；水行为果敢，若响之应声，其奔赴百仞之山谷，毫无畏惧，似勇之坚决；水经坎而来，必平之而后过，似法之公平；水盈虚而进，无须平斗斛之概木，似正之不迁。水柔弱而无不通达，似察之明细。万物出入于水，鲜洁而出，似善于教化。水历经曲折，而最终奔向东方，似志之坚定。

可见，孔子“志于道，据于德”的智慧在观水之时运用得十分妥帖而自然。当然，这种审美思想在后世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和传承。例如，程颢解释孔子在川之叹说：“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纯亦不已焉。”[3]P113 又曰：“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义，此见圣人心纯亦不已也，纯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与王道，其要只在谨独。”[3]P113

程颢认为，川流不息之水，乃为道体，亦是天德，它如昼夜之交替，寒暑之往来，运转无穷，永无止境。君子应当效法水流，自强不息，至纯不已。

范祖禹对程颢的理解进行了补充，即在天之道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地之德的内涵，他说：“程颢曰：‘此道体也。’臣以为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止也。是以君子

自强不息以天，厚德载物以地，见大水必观焉以其似道故也。”[4]水流不息，是天之道，地之德，君子要效而法之，不仅要自强不息，而且要厚德载物。

当然，对于孔子在川之叹，除了从水流不息中体悟天地之道以外，还有学者对“逝者如斯夫”之“逝”进行了新的解释。明代哲学家刘宗周就是如此。他在《论语学案》中说：“道不可见，乘气机而流行，合辟于其间，此逝者机也。……川上之机，其撰更真，令人目击而会心，故夫子叹之。”[5]P404 刘宗周认为，“逝”者之气机，就是天道之运行。天道虽不可见，但融汇于水流之中，显得更具体更真实，令人目击而会心，所以禁不住要叹赏不已了。

可见，历代儒生都能够深刻体悟孔子观水的深意，也身体力行，孜孜以求，以期获得一种有如圣贤一样的快乐与满足。所谓“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王艮《学乐歌》），正是此意。他们一致认为，常人只要能够悟道、厚德，就会像圣人那样，心中就会有一种归依，而不会产生一种漂泊不定之感。因为，道与德，是人生的根蒂。熊十力先生对此解释得十分深入到位，他说：“道者万物之本，……古诗曰：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人生根蒂，即道也。固有之而不觉，故曰无根蒂耳。此为不见道者，致其永慨。人能见道，即观我生固有根蒂，《易·观卦》曰‘观我生’，意深远矣。”[6]

（二）“观其生，观我生”

圣人以人道对应天道。观天道，以观我生。这正如《周易·观卦》所说的“观其生”[7]P31，“观我生”[7]P30。体道，其目的是为了观生，因为天道本身便是活泼。这正如明儒王艮所曰：“天性之体本自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8]P19 而通过观万物之生，又可以观我自身之生。孔子观水，满眼盈怀都洋溢着“活泼泼”的生机。对此，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解释得非常准确而生动。

人问：“‘逝者如斯’，是说自家心性活泼泼地否？”王阳明曰：“然。须要时时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泼泼地，方才与他川水一般，若须臾间断，便与天地不相似。此是学问极至处，圣人也只如此。”[9]P103 “逝者如斯”，恰似“活泼泼”的天地运转，这就是“道体”。面对这种“道体”，君子要时时用致良知的工夫，从不间断地、“活泼泼地”“体道”，这就是“学问极至处”。圣人要如此，常人也应如此。当然，这种观生的思想，早在《周易》之中就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模式。

《周易·系辞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7]P153

《周易·咸卦》彖辞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7]P99

天地之大德，在于使万物生生不息，圣人最宝贵的美德，履行自己的使命，开创天下之太平。开创太平，其实就是一种“生”。这就好像“水”一样，能够孕育无穷的生命。此说在韩婴《韩诗外传》卷三中有详细的记载：

问者曰：“夫智者何以乐于水也？”曰：“夫水者，缘理而行，不遗小间，似有智者；动而下之，似有礼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宁，万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乐于水也。”[10]

这是说，智者之所以乐于水者，乃是因为水的德行广大无边，而且还具有生成天地、安宁国家等多面的品质。刘宗周对于孔子为之动情的水之生命特征的解答可谓非常深刻，他在《论语学案》中说：“智者证道于动，故乐水。……于动则得其乐者征，动畅天地之化也。”[5]P352 又说：“‘逝者如斯’，天命流行也。天地之化，运而不息，则生生不穷。如人元气运，则肢体血脉日日充长。于此，见人心中直有故有新之机。”[5]P404 也正因为如此，孔子从水的灵动之中，发现了生生之道、日新之德，找到了生命的契机，人生的价值。这种思想源于《周易》“观其生，观我生”的智慧，在后世逐渐成为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活处观理”条曰：古人观理，每于活处看。故《诗》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明道不除窗前草，欲观其意思与自家一般。又养小鱼，欲观其自得意。皆是于活处看，故曰：“观我生，观其生。”又曰：“复其见天地之心。”学者能如是观理，胸襟不患不开阔，气象不患不和平。[11]P163

从上文可知，古人总是从活处观理。孔子观水是如此，孟子、程颢、罗大经等人也都是如此。类似的还有许多。例如，陶渊明《时运·其一》曰：“有风自南，翼彼新苗。”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黄庭坚云：“李侯画骨亦画肉，笔下马生如破竹。”[11]P343 王阳明《咏良知四首示诸生》曰：“个个人心有仲尼。”[9]P790 王艮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9]P116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可见，正是他们心中跳动着灵动的音符，所以观物观人，都能看出其中的生机和活力。

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智者乐水”的原因

水默默无闻而又毫无意识地滋养万物，赋予他们以生命。因此，水构成了社会与伦理价值体系的基石。美国学者艾兰在谈到我国文化时说：“哲学家们假定，同样的宇宙原则也构成了人类行为的基础，他们通过体察水与其他自然现象以求提取自然界的原理，这将使之了解人类及其在自然秩序中的位置。”[12]P26 可见，我国古人喜爱通过自然现象来提取人生的行为准则。艾兰还说：“当孔子惊叹‘水哉！水哉’的时候，他没有敦促他的弟子去冥想上帝（the Almighty）的无边伟力，而是去沉思独特地展现在他眼前的生命的源泉。”[12]P31

孔子引导弟子们“沉思独特地展现在他眼前的生命的源泉”，也就是体道与观生。这是基于一种中国古人固有的意向性思维的结果，它是有别于西方的认知性思维。意向性思维注重收视返听，执着于自我反思，不是把自然对象化，而是把自然人格化、自我化。从《周易·系辞上》“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

圣人效之”，到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再到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都是这种从主体出发，周游万物，又返回自身的意向性思维。这种思维是一种圆形思维，它产生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社会。日出而又日落，是圆形的运转。这种思维投射在水流之上，就自然以一种圆形的时间与之同化。“水”因而具有了生命周期的象征意义。“水”奔腾不息，就好像人类社会一样，生生不息。有源之水也就变成了这样一种事物，它能够不断更新自我。

孔子屡屡称道“水”，是因为水源混混，昼夜不停地奔流，并通达于四海，这就是“有本者如是”的体现。孔子的这种思想，得到了孟子的进一步的发挥。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说：“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离娄下》）[3]P293

“放乎四海”，虽然是从空间上来说，但从时间上来看，也应当是“不舍昼夜”的。换言之，孔子、孟子都没有把水当成一种僵硬、机械的时间，而是一种回旋、圆形的时间。

（一）孔子体验着圆形时间

水流汤汤，“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就是圆形时间的形象表达。而这种思想是源于天道为“圆”的观念。《周易·说卦》曰：“乾为天，为圆。”[7]P172 “圆”，乃是阴阳互补、阴阳更替的规律与模式。而“昼”与“夜”，即“阳”与“阴”。所以，“昼夜”，就是阴阳，构成一个“圆”，通乎天地之德。《周易·系辞上》曰：“易与天地准，……乐天知命，故不忧；……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7]P140《易》道与天地相通，懂得《易》道，就能够“乐天知命”，也能够“通乎昼夜之道”。孔子热爱《周易》，曾经读《易》而“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他对《周易》的道理可谓了如指掌、深有体悟。正因为如此，孔子才能乐山乐水、乐水之动。刘宗周曰：“乐山乐水是穷理事，……此圣人上达微言，当是学《易》后方得此机轴。”[5]P352 正是此意。

孔子探究《易》理，懂得“昼夜”之理，因此毕生积极有为。王艮曰：“‘天行健’，则‘通乎昼夜之道而知’。”[8]P6 懂得“昼夜”之理，便可明“道”、传“道”。对此，曾经有人问王阳明“通乎昼夜之道而知”的内涵。王阳明解释曰：“良知原是知昼知夜的。”又曰：“知昼即知夜矣。日间良知是顺应无滞的，夜间良知即是收敛凝一的，有梦即先兆。”[9]P105—106 “通乎昼夜”，则良知时时可见，顺应无滞。而一个“昼夜”就是一天。一天是如此，推而广之，一月也是如此，一年四季，甚至长年累月，也同样是如此。这就意味着这么一个事实：人类的生、老、病、死，可以同化于水流的循环周期。而比这种同化更为重要的是，

它透露了宇宙生成变化的“水流”结构，即传达了乐观奔放的信息。水流永远不会停止，天道也生生不息，而人类社会的日新月异也永远不会停止。法国学者克洛德·拉罗《中国人思维中的时间经验知觉和历史观》一文认为，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人们“只要把自己同那生命的本原，即永不停息地在使其受精的天和使其孕育的地之间旋转的东西融为一体，时间就可能被取消。”[13]孔子见水思道，不正是这种智慧的体现吗？

可见，在孔子生命中，时间是生物式的，周期性的，而不像现代社会中那种连续性的、有去无回的时间。在周期性的时间里，人们可以不断地涤除旧习、改正错误，所谓“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因此，人生就像新的太阳一样，也像不舍昼夜的水流一样，永远令人欢欣鼓舞、自得其乐。而现代社会中，在连续性时间结构下，人们进入一种一去而不复返的历史漩涡之中，如白驹过隙，人生苦短。相比之下，传统的经验式的社会，重视经验，重视历史记载、历史教训，而现代的经历式的社会，讲究当下，讲究唯我独尊、及时行乐。

（二）从孔子生活时代与其表述来看他的圆形时间观念

我们之所以认为，孔子体验着圆形的时间，这可以通过他生活的时代，以及他大量的表述来得到印证。从生活的时代来看，孔子正是生活在传统的经验式的社会中。他没有，也不可能现代社会那么清醒的单向式的时间观念。孔子感受的时间是春夏秋冬四时的更替。他往往依据万物的变迁来理解时间。时间只是万物的循环往复而已。在这样的时间概念之中，他们可以尽情地享受“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王安石《示长安君》）的平淡，也可以愉快地挥洒“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杨慎《临江仙》）的豪情。在他们的心目中，水流、时间即始即终。因此，湍流不息的，不是“意义的流失”，而是“意义的生成”。另外，从孔子的表述来看，孔子的时间观念也仍然是周期性的。孔子经常谈论“礼”和“孝”，最能体现这一点。

先说“礼”。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所谓“复”礼，就是强调以往周公之“礼”的回复性、重复性。对此，孔子真是朝思暮想了。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一个“复梦”之“复”字，道出了多少执着和信念！再者，孔子所说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从殷礼到夏礼，再到周礼，继而传至千秋万代，都可以依此类推，并得到准确的认识和把握。这不也正说明了“礼”的回溯性、重复性吗？

再说“孝”。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一喜一惧，来回交织，人生的“孝”义就在此中生成。当然，“孝”是双向的。我们为父母的年寿而欣喜，而父母也为我们的身体而牵挂。这不仅是某个父母与子女之间是如此，整个人类社会都应当如此。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

设其裳衣，荐其时食。……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中庸》）可见，“孝”就是既是慎终追远，又是继往开来。在这种慈爱与孝顺之中，自然而然就构成一个实实在在而无比温暖的“家”，而“人的意义生成的原结构”[14]也就在这里。显然，有了这样的“家”，才有更大的“国家”。所谓“修齐治平”的根基也因此有了落脚点。人生的意义就在产生，快乐也因此油然而生。

总而言之，孔子在川之叹，不是水流的一去不复返，而是赞叹水流的昼夜更替，圆形循环。可见，所谓“孔颜之乐”，是乐彼安贫乐道、乐此生生不息。自然界万事万物是如此，芸芸众生也是如此。人生有这样的胸襟和信念，才是得到幸福与快乐，这正是中国“乐感文化”[15]的精髓和真谛。

参考文献：

- [1] 邢昺. 论语注疏[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9.
- [2] 王先谦著，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8，524—526.
- [3] 朱熹. 四书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 朱熹. 朱子全书·论孟精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333.
- [5] 刘宗周著，吴光点校. 刘宗周全集（第一册）[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404.
- [6] 熊十力. 原儒[M]. 上海：上海书店，2009，181—182.
- [7] 朱熹著，苏勇校注. 周易本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8] 王艮著，陈祝生等校点. 王心斋全集[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 [9]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10] 赖炎元. 韩诗外传今注今译[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9，128.
- [11] 罗大经. 鹤林玉露[M]. 北京：中华书局，1983，163.
- [12] （美）艾兰. 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M]. 张海晏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13] （法）路易·加迪等. 文化与时间[M]. 郑乐平，胡建平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38.
- [14] 张祥龙. 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礼乐人生与哲理[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34.
- [15]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06.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